【文化论坛】

呼吁影视剧:能否多一些“篱笆墙的影子”

□刘琪瑞

前些时候回乡下老家看望年迈的母亲。在她那方豆棚瓜架环绕的小院里,母亲和几个老街坊正围坐在一起,有滋有味地看着电视剧,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我凑近才知道,他们看的电视连续剧是二十几年前的老剧目《篱笆、女人和狗》,剧中的主题曲《篱笆墙的影子》响起来,那熟悉的旋律,那淳朴的歌词,还有那唯美的画面,不由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农村题材影视剧非常红火,像《青松岭》《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人生》《布谷催春》《甜蜜的事业》《月亮湾的笑声》《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赵钱孙李》《冤家路窄》《男妇女主任》等,不胜枚举。那时候,一部电影可以火爆许久,农村孩子前村看了后村看,百看不厌。

那时的农村题材电影、电视剧为何那么火呢?笔者认为,除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文化生活还比较匮乏、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较单一外,农村题材影视剧所表现的内容是很重要的原因。无论银幕还是荧屏上,演的是庄户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说的是前村后屯的家长里短、邻里情深,拍的是淳朴的乡韵民俗、旖旎的山野风光,所以老百姓爱看。不仅如此,每部喜闻乐见的作品一出炉,必然带火一两首主题歌或插曲,比如《篱笆墙的影子》《苦乐年华》《命运不是那辘轳》《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双脚踏上幸福路》《角落之歌》等等。

相形之下,近几年农村题材的影视剧作品却越来越少,优秀的剧目更是凤毛麟角。除了前几年比较红火的“东北风”——《马大帅》《刘老根》《乡村爱情》系列外,我的印象里,很少有让老百姓过把瘾的农村题材电影、电视剧。这与影视传媒公司、编导刻意追求上座率、追求票房价值、追求所谓大片、追求国际大奖不无关系。

从对青少年观看影视剧的调查来看,时下热门的影视剧大概有四类:一是大IP片,如《花千骨》《微微一笑很倾城》等;二是恶搞剧,主要是恶搞名著;三是宫廷剧加穿越、魔幻、悬疑片,比如源于网络小说的盗墓系列,去年以来很是盛行了一把;四是所谓大片,以商业化和国际大片、国际大奖为噱头。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影视剧中,很少有农村题材的作品。当然,这些“洋玩意”在农村市场也是相当萧条,当下农村的主力军——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自然不会买账。农村文化阵地缺少了积极向上、文明健康的好作品,愚昧落后的腐朽文化就会乘虚而入,眼下不少村庄的丧葬活动成了大搞低级趣味演出的舞台,这种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正是农村题材优秀作品的匮乏。

农村题材的影视剧受冷落,除影视传媒公司方面的因素外,还受到当下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自媒体以及网游、手游、动漫等娱乐多元化的冲击,加之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潮流的不可逆转,新生代农民对于城市的认同感越来越强,农村题材的影视剧渐渐枯萎凋敝。

难道农村题材的电影、电视剧真的就没有市场了?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农民观众爱看表现乡村生活、反映他们身边故事的优秀电影、电视剧,而影视剧市场也需要多一些关注底层、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作品。比如表现打工生活的影视作品,现在市场上几乎看不到类似题材。据统计,当下农民工的人数已达两亿多,反映他们的爱情、事业、家庭生活,真实记录时代大潮中普通农民的奋斗史和创业史,不仅是文学艺术需要关注的现实题材,也是广大农民工的所需所盼所求。再就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步伐加快,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走入城市,农村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现象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展现农村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生存环境、生活情景、人生命运,关注弱势群体问题,此类作品目前几乎是空白。另外,还可以通过影视作品艺术地展现淳朴的乡风乡韵、旖旎的自然风光、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人们“传递乡音、唤醒乡情、记住乡愁”。说到底,还是要呼吁影视大咖们少拍一点玄幻、穿越,立足本土,多多关注农村、农民,多多关注民本、民生,这才是艺术的真谛,如此推出的力作才能真正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观影笔记】

《悟空传》: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理解

□杨俊蕾

7月份开始上映的电影《悟空传》,很可能成为西游题材电影改编的一个里程标志,标志着孙悟空银幕形象在重塑中达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理解。这部《悟空传》里没唐僧、没妖怪、不取经,却仍属于西游题材。和此前的任何一次西游影视改编不同,今年暑期档的这只孙猴子较原型形象有了新的意义增值和价值变化。孙悟空的每一次动作行为都有丰富乃至沉重的思虑作为先导,贯穿着“我究竟是谁”和“我要做什么”的终极追问。

如果说“86版”电视剧《西游记》是大而全地映现了取经全程和师徒群像,在生动而形象地重现传统文化方面做到了正剧高度的表达,那么香港电影“大话西游”系列则是给孙悟空增添了情爱的启蒙和人格中的原欲部分,并在喜剧效果的追求下逐渐固化唐僧等人的世俗化符号,消融原著关于神佛、妖魔、仙道各路的复杂化书写。而在新世纪以后出现的西游主题,如“降魔”“伏妖”两部电影,则放开原著,惰性地延续由“大话”系列定型的人物特征和冲突类型,重点求助于电影后期的特效技术,将巨额成本置于电脑奇观画面的型构上,不仅罔顾西游故事的原初面目,甚至放弃了改编应有的叙事创新思考。与此同时还有另一条改编路径,如《西游记之大闹天宫》《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只在表面祭出忠于原著的旗号,其实没有透彻地去反思任何一个西游人物的性格思想,即便重金加入特效技术,也未能再达到当年电视剧的感人程度。相较而言,2015年的动画片《大圣归来》倒是与《悟空传》有气质上的几分相似——重视原著但不一味尾随再现,而是极具创意地代入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存在感受,从人物思想的追索来开启故事中的行为和矛盾冲突。《大圣归来》已经涉及的孙悟空的自我反省,在《悟空传》中成为贯穿影片的情节原动力,在没有唐僧、妖怪等副线干扰的叙事中显出格外的纯粹,具有难得一见的青春精神价值。

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唐朝方士以法术重现形象,慰藉相思——“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影片《悟空传》就是这样以精诚的文化态度塑造出一个不受类型化西游故事规约和沾染的孙悟空魂魄。缺少了唐僧、妖怪和取经不是什么遗憾,反而值得额手称庆,幸而可以避免渐成定式的所谓师徒相爱相杀的肤浅化同性恶搞,隔开了常寓其中已成俗套的反学校模式;也避免了附丽在妖怪角色上的性别凝视,如《西游伏妖篇》那种心照不宣的软色情场景,在青春激荡出明朗光芒的《悟空传》中烟消云散。

《悟空传》中的孙悟空仍然是有根的,而且是双重的纽结。第一重根是原著中的优秀传统,重点放大了《西游记》的前五回原旨。纵情跳跃在鸿蒙天地间的灵性石猴,寻心性,求彻悟,仅凭蕴在生命深处的冲动与力量,就踏遍四海千山。这正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值得珍视和发扬的万物有情古人世界,是东方美学特有的自我感知,具有中国特有的宇宙观和生命表达。《悟空传》经过网络作家今何在的二度同人化写作,获得了第二重根,更为难能可贵,因为其中可以见出现代年轻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再现。悟空,终于以一个思考者的自我形象横空出世。

《悟空传》的影片元素包括奇幻片的动作元素和剧情片的情感元素。孙悟空的每次打斗都有关于自我命运的思考和以真实情感反应作为充分动因的合理性,从中体现的正是现代年轻人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过程中所具有的正确价值观。吴承恩笔下,花果山是“真个好山”,山中的瀑布飞泉如一派白虹,似千寻雪浪,好到让众猴无话可说,只会拍手称扬“好水!好水”。对于农耕文明为主要基础的华夏文化来说,爱土地之美,护佑家乡平安是延续千年而不衰减的真爱。影片把情节矛盾设定为天尊为维护私欲霸权而毁灭花果山,孙悟空和山上的贫苦民众携手反抗共同的噩运,哪怕灾难是从天而降的。《悟空传》因此奠定了稳定而正确的价值观核心。

【读书有感】

王安忆《仙缘与尘缘》:洞察世情和人性的幽微

□钟芳

《仙缘与尘缘》是著名作家王安忆新近推出的散文随笔集,整本书围绕旅行、世情、读书、忆旧等不同主题分为四辑。与王安忆身为小说家时躲在人物背后的视角不同,这本清新别致的散文小品充满温情与意趣,融汇了她对人性的体贴和对世情的幽微洞察。

行旅与世情,仙缘与尘缘,读书与写作。在这本书中,王安忆从容优游,袒露自己在小说中不曾呈现的内心世界,其思想独到、深邃而不流于俗。读者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在小说里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王安忆、一个聪慧睿智又亲切可爱的王安忆。

王安忆说,写作就是种庄稼。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她一直笔锋不减,也不断变换着写作题材和写作方式,先后出版了《小鲍庄》《长恨歌》《我爱比尔》《天香》《遍地枭雄》《众声喧哗》等多部优秀著作。写作之余,王安忆也非常热爱阅读,她看大量的书,边看边记笔记,边看边思考。她尤其偏爱《红楼梦》,“这是一本天书,中国的小说因有了它而有了永不可实现的神圣,写作者们也因此有了小说的理想。那些世情故事背后,其实有一个神话,在中国人的信仰里,就是前缘。”

《仙缘与尘缘》中的不少文字跟阅读有关,其中重点收录的一篇名为《仙缘与尘缘》的散文,是王安忆将《红楼梦》中黛玉与《浮生六记》中芸娘进行对照分析的阅读笔记。文章在谈论沈复与芸娘的悲戚情爱时,不时联想到宝玉与黛玉、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关遭际,而弥漫于字里行间的细切感喟,显示出在读书中读人、在读人中读情的不凡功力和醇厚意味,从而使经典作品具有了更为丰沛的意义。

1980年,王安忆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进修,吴组湘先生在课堂上讲《红楼梦》,让她至今记忆犹新。讲到宝黛悲剧的当口,吴组湘先生问台下学生,倘若真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二位日后生活会不会幸福?紧接着自己回答道:否!然后建议他们读一本书——《浮生六记》,其中所写一对夫妇,可为宝黛故事后续,结果如何?以欢娱始,哀戚终,依旧不脱生离死别,究其缘故,不外是贫和病,两项又归一因,家道中落。吴组湘先生的意思是,这一对精致的小儿女,哪里经得起人世的磨折?早晚一个“散”字。王安忆亦认同,因为“婚姻生活总在人世间,而那两人则注册仙籍”。她分析说:“仿佛事先就有安排,曹雪芹负责仙缘,尘缘归高鹗,《浮生六记》且又将这一段再接下去。”

细细品味王安忆的这本《仙缘与尘缘》,感觉余音绕梁,回味无穷,正如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所言:“王安忆的作品永远让人有所思,令人耳目一新,我给她最高的评价!”